

May Sarton

独居日记

◆
〔美国〕梅·萨藤／著
杨国华／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独居日记 / (美) 梅·萨藤著; 杨国华译. —南京:
译林出版社, 2018.8

书名原文: *Journal of a Solitude*

ISBN 978-7-5447-7424-6

I. ①独… II. ①梅… ②杨… III. ①日记 - 作品集
- 美国 - 现代 IV. ①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34023 号

Journal of a Solitude by May Sarton

Copyright © 1992 by May Sarton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Russell & Volkening, Inc.,
a subsidiary of Massie & McQuilkin Literary Agents,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Yilin Press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7-526 号

独居日记 [美国] 梅·萨藤 / 著 杨国华 / 译

责任编辑 李浩瑜
装帧设计 胡 荻
校 对 张 堃
责任印制 颜 亮

原文出版 Norton, 1992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
邮 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www.yilin.com
市场热线 025-86633278
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 刷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6.375
插 页 4
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7424-6
定 价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, 质量热线: 025-83658316

梅・萨藤作品

May
Sarton



1970年9月15日

就从这里开始。外面正在下雨。我望着枫树，有几片叶子已呈黄色。鹦鹉庞鹑在自言自语，雨水轻轻地敲打着窗子。几周以来我第一次独处，又拾起了我真正的生活。说来也奇怪，朋友、热恋都不是我真正的生活，唯有独处，在这独处中探究、发现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了的才是我真正的生活。缺少干扰、没有关心和气恼，生活会变得乏味。然而，只有当我独处，环视这屋子，重温旧时和它的谈话，我才充分品尝到生活的滋味。

桌子上有几枝粉红色的小玫瑰花。奇怪，秋天的玫瑰花看上去常显得悲哀，凋谢得早，花瓣边缘会显出冻伤的颜色，而这些玫瑰花却粉红得可爱、鲜亮，令人咏叹。壁炉台上，日本花瓶里，两枝白色的百合花弯曲折回，栗色的花粉粘附在花蕊里，一堆芍药叶变成了奇怪的棕粉红色。这束花很优雅，日本人管它叫“shibui”（优雅）。独处时花才显得可见，我可以留意它们，感到它们的存在。没有花，我不能生存。为什么这样说？部分原因是它们在我眼前变化着，它们的生存只有几天，这使我与过程、成长、消亡紧密联系着。在

它们的运动中我飘浮着。

周围的气氛是协调而美丽的。这也使我再次独处时感到恐惧。我感到一种不适。我开创了一片天地，一片冥想的天地，我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吗？

写日记是一种方法。长期以来，与另一个人的每一次会面都是一种冲突。我感觉太多，太敏感。甚至最简单的谈话，我都会回味得精疲力竭。而最厉害的一次冲突一直使我不能自拔，折磨他人，也折磨自己。我所作的每首诗，写的每本书，都是为了一个目的——寻觅自己的思想，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。我所发现的并不能使我改变。我像一台不胜任的机器，在关键时出了故障，戛然而止：“不行了！”或者更糟，迁怒于有些无辜之人。

《种梦根深》的出版让我结交了许多朋友。人们喜爱这本书，因而称我是一位亲密的朋友，这就比较难以作复。我开始无意中认识到这本书造成了一种错觉。我这里生活中的痛苦，因它而起的恼怒，很难提到。但愿现在我能冲破岩层，进入最底层，那里狂啸怒吼永不止息。我独身自处，大概不为什么，为的是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，一种脾气让我离群索居。这种脾气，我本来可以利用，可从来也没有学会去利用。一句话、一个眼神、一个阴雨天，或者贪杯太多都会影响我的情绪。我需要孤独，同时又有一种恐惧。突然进入一种巨大的空虚寂寞中，如果找不到支撑，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。心情变幻无常，早晨起来后是天堂，一小时后就到了地狱。保持生机的唯一方式是强使自己遵循常规。我写信过

多，作诗太少。表面上这里也许是沉默的，但在我内心深处却是人的呼喊，充满了太多的需求、希望和担忧。每次坐下来，“还没做”“还没送走”总缠绕着我。我常感到疲倦，但不是因工作而起（工作是一种休息），而是在满怀朝气与热情工作之前，努力排除他人生活与需求所引起的。

9月17日

内心世界又裂开来。写不了几张就又陷入沮丧中。天气也不帮忙，乌云笼罩阴雨连绵了两天。我痛快淋漓地哭了一场。这恸哭是由于失望、压抑的愤怒自然而来的。昨日醒来心情如此低沉以至于到八点以后才起身。

开车到唯一神教派的新教堂朗读诗歌。教堂坐落在布拉特伯罗。一路上心情厌倦又有些惧怕。如何去唤起活力？我准备了一些宗教诗歌，是从早期到还未出版的书中选来的。我觉得情况还可以，至少没出现什么灾难。然而我有一种感觉（也许我错了），那些聪明善良的人们聚集在一间大屋子里，望着窗外的松树，实际上他们并非在想上帝，想他的灵的出现与灵的隐退（许多诗歌都提到这一点）。不论哪种情况都令人发怵。

回来的路上探望了珀里·科尔。他是我亲密的老朋友，快不行了。他与妻子分居，前不久才从狄更斯养老院被送到一所看上去好得多的养老院。他身体的轮廓一天天清晰可见，只剩一副或者说接近一副骨架了。握着他的手，我都担心骨头会折断。然而我们现在真正的交流也只能是握手相拍了（他的听力已不行）。我想抱起他，像抱婴孩一样抱起他。他在可怕的孤独中面临着死亡。每次见到他，他都会说：“太难了”，或者是“没想到就这样完了”。

环顾周围这片地方，随处可见他的足迹：他修整的那棵小树靠着一块花岗岩石，处在整个牧场的中心。为我而开的那块阴凉地是他在这里工作的最后几天里完成的。修整出来的石墙把我的住地与教堂隔开来。再过来是一片灌木丛。从石头墙到灌木丛这块地他一年要修剪清理两次。现在这片灌木丛又是杂草丛生。这些事都要一遍又一遍地做，需要珀里这样顽强的人。我自己是从来不敢想象能做这些事的。我们共同珍惜这块地方，共同努力使这块地方看上去和谐美丽。

我可以想见，珀里在这里最后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轻松的。和他在农庄时的艰辛相比，这里的工作像一种游戏。在这游戏中，他充分施展了他的专业技能。对于我的无知他是那样喜欢取笑！

他割铲修剪时，某种程度上我也在桌前劳作着。我们彼此对这种相伴心照不宣。如果我有时间去他那里逗留的话，中午时间便成了我们互相期盼的时刻。他坐在厨房

里的高脚凳上，和我一起饮一两杯雪莉酒，说道“话归正题”，然后讲给我听他一上午都在杜撰的、令人难以相信的故事。

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奇怪。他对我的生活实际上几乎一无所知。然而通过所有的交谈，我们认识到彼此是一类人。他喜欢我发脾气正如我喜欢他发脾气一样。也许这只是部分原因。更深刻的是一种理解，而不仅仅是本质相似。甚至在这最后的艰难孤独的死亡时刻，他仍然保持着格外的尊严。我希望有什么办法能使这个过程变得容易一些。不忍心他就这样死去，我怀着苦涩怨恨的心情离开了他。“我知道，但我不去改进，也不屈从。”

收到一封十二岁孩子写的附着诗歌的信。她母亲催促她征求我的意见。这孩子的确有些慧根，是可以指点一下的。但麻烦的是现在有许多人还没学会一门艺术，就期待得到称赞、认同。即刻成功是时下的规律：“我现在就要！”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机器引起的腐败后果。机器做事迅速，超越平常生活节奏。如果开车第一下启动不灵的话，我们便会发脾气。现在我们仍然能做的事情，像烹调（尽管有冷冻快餐），编织，种花弄草，总之任何不能仓促而办的事情已所剩无几。而这些事情是具有特殊价值的。

9月18日

隐居的价值——价值之一——当然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缓冲内在的冲击，正如没有什么可以协调特殊情况下的紧张与压抑。热心的阿诺德·迈纳来倒垃圾，与他片刻的闲聊或许使内心的风暴多少平静一些。但是风暴，痛苦得正如此时一样，大概有它自身的真谛。所以有些时候，你只得忍受一段压抑的时间。如果你能熬过这段时间，留心它的袒露与需求，你会得到一种启迪。

对付抑郁的过程和抑郁的原因相比，前者更会让人感兴趣，这过程纯粹是为了活着罢了。今天早晨四点醒来，心境恶劣地躺在床上大约有一小时。天又在下雨。最终起来后，着手一些日常家务，期待着灰暗的心情能过去。能起作用的就是浇花。转瞬之间感到一种喜悦。原因是我在满足一种简单的需求，一种活着的需求。掸灰扫尘从来没有这种效果（这大概是我为什么不擅于管家的原因）。然而，给饥饿的猫添置食物，给鹦鹉加上清水，顿时使我感到平静满足。

我知道不论哪种宁静都存在于自然界中。存在于我感到自己是她的一部分，哪怕是一种不起眼的存在。大概沃纳家的欢愉、明智正是由于这一点，他们的工作随时都在接近自然。有那么简单吗？并非如此简单。他们的生活需要一种耐心、理解、想象和力量去忍受不时出现的困境，比方说

天气！随自然力而行，不与之抗衡。旺盛的活力召唤回每一天，每一天都是如此。喂牲畜，清理槽圈，使那个复杂的世界得以存活。

9月19日

太阳出来了。它从雾中升起，草坪上的露珠在阳光下闪烁着。天空蔚蓝，微风和煦，我刚完成了一个奇迹——在那间舒适房间里的威尼斯玻璃杯内插了两大株秋天的藏红花，外加一枝粉红的菊花，一片银白色的叶子——名字我忘了。但愿这是新的一天吉祥的开始。

精神性的抑郁令人百无聊赖。它总是重复，像一个轮子一样转去又来，周而复始。昨日读着修女玛丽·大卫的来信时这轮子暂时停下来。她选择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座小城里工作，在一家合作商店当经理。她的来信常使我知晓正在发生的一些事，让我吃惊，同时也使我认识到一个人都能做些什么。“就这样，”玛丽·大卫写道，“我当然是大部分时间在商店工作。然而，我确实发现在这个州有越来越多的绝望家庭。人们受挫、孤独、生病、无依无靠。有一天，我带着一位老人买东西。他家里吃的东西已尽，不知什么

缘故，他三个月没有收到他的养老金支票。他买了一些必需品，需要十美元六美分。我搜空了腰包，正好是十美元六美分！这样说来，仁慈的上帝总伴随着我。有许多事都是不可思议的。还有一天，一位老妇人冒雨在一家旧货店外面等着我，要我和一个企图自杀的男孩谈谈。男孩的父亲和继母把他撵出了家门，他缺衣少食，无处可去。现在情况比较好了，我给他买了些衣服和一张折叠床，他的老祖母让他住在她破旧的小木屋里。我和他保持着联系，昨天还给他买了顿午餐。这些人似乎随处可见，多得很，当中有些人危急过后就不见了。”

寄走一张支票后我感到一阵轻松。我明白那张支票会立刻兑换成一种帮助。天知道我们对慈善机构都感到厌倦。厌倦于同样一家机构一周来请求三次，尤其是那两周前才寄给它一张支票的机构。电脑把我们作为捐赠或者被捐赠者列在名单里储存了起来。这和修女玛丽·大卫的直接人道行为相比显得贫瘠。修女会没有派她到那里，是她在一个暑假计划中自行决定，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允许留在那里的。这一定是慈善修女会的传统。

在这艰难的岁月里，最有希望的标志，也是唯一的标志，是不知多少人破石而出，勇于探求的创业精神。此刻我想起了盖奇医生。他在南卡罗来纳一个叫博福特的地方行医，只身一人给黑人看病。不管他的结局是多么悲惨，他确实使那里的饥荒引起了国会和美国人民的关注。我们不得不承认，一个人的创造力量能移动一座山。麦卡锡的巨大

功绩在于他在政界证明了这一点。我们支持他是因为我们相信政治会表达人们的声音。悲惨的是人的自身缺陷——麦卡锡的虚荣，盖奇的吸毒——会毁了一切。我们可以，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，然而要做到任何事情都需要稳重、豁达和谦逊，当然还有耐心。艺术是这样，其他任何事情也是如此。

如此说来……还是工作。工作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我不会直接投身于那些活动（除了偶尔教书），然而我时常意识到，自己的工作看上去奇特，却能帮到人们。只是在纳尔逊的最近几年内我才对这一点确信不疑。

9月21日

昨天是珀里·科尔的生日。下午我去探望了他，送给他一套睡衣作为生日礼物。这次我们能多少交谈一点。由于换了一个新地方，他极不适应，虽然对外人来说，这地方比他原来住的那恐怖的地方条件改善了很多。他原来住的地方是一处陷在庄田里的破旧农屋。那里人情淡薄，虚伪。年老体弱的孤寡老人常被子女遗弃，活埋于地下。然而珀里的根在那里，他必须保持自我意识。现在他这根被拔得远离那

片土地，还能坚持多久？他的双手筋骨分明，只有那双眼睛，那犀利的目光表达着他嘴里说不出的话，表明他仍然是珀里·科尔。

昨日踏上悲哀的征途前，瞧见两位年迈夫妇站在草坪外，向山坡下走了一段又折了回来，显然在期待着我出来。我出来了。看得出他们已来过不止一次，是《种梦根深》和其他诗爱好者。原来是夏洛蒂和阿尔伯特·奥帕乐。他们是希特勒政治逃亡者，起先在这里，后来被麦克阿瑟送到日本。阿尔伯特是法律专家，帮助起草了日本新宪法。无疑他们认识伊丽莎白·韦宁¹。这些日子我正在为《泰晤士报》校对她的自传。可我近乎噙泪向他们诉说我的抑郁沮丧又为的是什么？对陌生人诉说这些未免显得荒唐可笑。大概我像动物一样在栖息处受到了惊吓。一下午都在伏案书写，内心从里到外都敞开着，对他们的如此善良理解没有准备。此时内在的人与外在的人都是一致的，这是我所企望的。但这并没有减弱我的难堪。

在我的旧日记中我找到了这一段——汉弗莱·特里维廉评论歌德的文章：“如果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直到生命的尽头仍然保持着创造力，双重性格对他来说是必要的；他要对生活保持异常的敏感，他必须对生活永不满足，必须对不可能的事永远有一种执著，一旦得不到，他定会绝望。他必须

1 伊丽莎白·韦宁（1902—1999），美国图书馆管理员，作家，曾辅导尚为王储的明仁天皇学习英语。

昼夜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负担，在赤裸的不可弥补的事实面前他必须颤抖。这种神圣的不满足、不安稳，这种内在的冲动是艺术创造的来源。许多不成功的诗人只在年轻时拥有它。甚至有些伟大的诗人在中年时就丧失了它。华兹华斯失去了面对绝望的勇气，而正是绝望使他的诗富有魅力。但更多的时候，内在的骚动不安如此有力，在一个人未达到成熟前就已被它摧毁。”

艺术一定要来自不安？几个月前我还在梦想着愉快的工作，一本滋生于爱情硕果的诗集。现在我又回到老路上了。也许这是一种健康的标志，而不是病态的表现，谁知道呢？

珀里·科尔昨晚去世了。三点半时我去看他，他处在半昏迷状态中。没有惊动他，只在他床边站了片刻。六点钟养老院打来电话说他已不省人事。一小时后再打电话去时，他已被救护车送往基恩医院了（为什么不让他死在养老院？）。住在好几英里以外查理斯城他的小女儿玛丽告诉我他死在救护车里。没有什么仪式，尸体被孤单地运到坎布里奇火葬场火化。骨灰将撒在希尔司伯若墓地里。由于他妻子长年患病，他与她已分离好多年。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最孤独的临终和死亡。在这最后的几个月里，他不止一次地说过：“没想到就这样完了。”

一个人怎么能接受这种死亡？我们会怎么去想，当人们被铲走，正如一生的辛劳、尊严、自爱像一个旧啤酒罐一样被抛弃？

他教会了我许多东西。他稳重缓慢的工作风格使我

学会了耐心——“从容不迫”。他对小事情显示出无微不至的关照。割草后，他跪下去整理树底周围。他这样做并不是为我，而是他自有做好一件事情的标准——他一定知道有一半时间我对那“做好一件事”所付出的并不理解。我爱他，爱他那性格中的桀骜不驯。这桀骜不驯可以使他在内心发生争执时扔下工具，扬长而去。他的生活充满了强烈的戏剧性，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他与众不同。早在很久以前，我们就深知我们是一类人：多情、任性、骄傲。我在《认同》¹这首诗的结尾提到这一点。现在回忆起来，往事如昔：

珀里说：“该死”——还有比这更甚。

听着他，我不由肃然起敬。

这就是你的朋友？人们问，

是的（该死！），这肯定的回答永无止境。

布兰库西的游戏与他的雕塑一样使人领悟，

而珀里的诅咒有如教徒的祈祷。

忘记一切，站稳脚跟吧，我的孩子，

赞美艺术家直到深渊结冰，

他属世上稀有之人，

挥舞大镰，身备武器，

1 出自诗集《私人神话》。——作者注